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書二

與陸思仲書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遠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
外誘勢利鮮克為已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復志於
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
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曉不覺
起立為之嘆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
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
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
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

寡矣况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與薪之火其不
勝也宜矣其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
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藩然亦不為異端遷
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况君臣父子夫婦乎
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位即夫
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
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
道也不已遠乎彼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
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
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為足厭苦而求
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

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
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
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
為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
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微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
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
誅焉而謂賢者可為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為可
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
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
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

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
慎思之母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貽偏
親之憂外則干先生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
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

謝程潛書

傳文

某聞陳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
誤辱一言之譽欲召真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
柔肩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寫履
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踰前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
自道竊曠故不敢輒恃昔日嘗遇之私妄進一言上免
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宗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

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
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翳翠夜光之壁照乘之珍
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
不獲也而搜羅撮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
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
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
而立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
負超卓環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執往
往以疏逃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
術取知非執事敦大兼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
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

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
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
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
者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
訛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
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
編三絕况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
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
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訛笑乎故承命
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
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晚清視不勝惶懼我

慄之至

與翁子靜書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離學者翕然
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靜聖任為稱首古人從師必見其
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
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靜游從者皆道子靜之言意
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
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為之說耶此區區所以欲
有言而未敢也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
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
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類淵在陋巷終日

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為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有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為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者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靜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荅李執書

良佐足下其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

毫髮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大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肯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焦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踉蹌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掌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堯舜

者亦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嘗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

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叙不可經也若洒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後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其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書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詎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跖之

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為急其度越世人
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徒也必矣
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
照亮

與游定夫書一

易傳後序顯道為之其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
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
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
南學者不叙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
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
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亦疑此語細

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
謂易與性命為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
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
何

二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為訕笑今往
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
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
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更博為尋訪恐有遺失聞
朱教授在洛他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俟尋使以書詢
求異教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為

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書

竊惟天子尊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
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譏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
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正君而
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
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
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
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
安能止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奉一恥之私故輒自竭
惟寬仁不罪其在幸也

與劉器之書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讀
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復卦義曰怒惡之使
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
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
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為善惡之分亦怒未可也
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所謂出怒不怒蓋以救世非脩身之道也修身則
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過與仁遠矣某以謂
誠者合內外之道成已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

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脩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
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
此顏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
地則皆然蓋救世脩身本無二道故也故大學論治天
下國家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不能通
天下為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
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
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
仁與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

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
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
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為馬知言
以為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
子者恐非專為涉動也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
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旦晝之所
為有以耗忘之則夜氣亦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則
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為二也古之好學者必就
有道而正焉某不敢自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
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

教

荅陳登中書

辱示華嚴大旨評義精奧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首嘗
讀之雖未盡鮮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剝心
別隨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狹
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書至其論
墨子苟利天下雖擊頂放踵為之未嘗不憫其為人也
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
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
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己甚乎蓋君子所以死諸身指之
天下冬欲當其可而已高思天下之然猶已渴之饑思

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予其子至胼胝手足
而不為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
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
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
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揚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
操轍韋韋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
勝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
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操轍
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顏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貧
知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
未能也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

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

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其蓋嘗既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於緯書世傳何稽覽圖是也楊子章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卦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

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既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其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深未諭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三

學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蔽陋者
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
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象曰柔來而文剛
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為文也白賁受色
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為能受惟無色為能賁
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
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則
為詩猶有所失焉為之如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
為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

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
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初復之未遠也坤之初
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
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
於堅冰而後辨則辨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卿公是也
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
也夫乾一變而為姤五變而為剝坤一變而為復五變
而為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
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
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
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

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
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
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
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乂也。
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仕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
為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
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
之間。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蓋於
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
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
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

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
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消息盈虛。天且
不能暴為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時
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至剝而
極矣。此則敗之機。而邦之興衰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
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况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
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
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夫則
陽之進極矣。君子衰而小人獨其夫之易矣。然疾之已
甚。亂也。故堯陸夫夫。雖中行。僅無僅而已。未光也。况過
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

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為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報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為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亦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導海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曠存焉豈人私智能為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

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宮之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為未嘗同然而識之可也位與數相為異同者明如此安得無說乎自羲農以來更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羲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其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用之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也蒙之序意必文王為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闢其門而拒其出

者文王闔之康節闢之此來書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其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為賜多矣太玄之書昔嘗讀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草思渾大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摺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為躋歲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二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為書則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之為二十七終於八十一

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為九又三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贊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換分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於曆理之內亦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見教近得溫公太玄論闕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蹟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蘊也溫公之學篤於自信雖論語亦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疑不輕以為信真善學也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為得

者有間矣然子雲溫公之學與語孟子書其遠近淺深
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溫公自孔子而下獨謂楊雄
為知道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
亦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
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
溫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為知道而於雄書亦未
盡信也夫衆言殺亂折諸聖自漢田焦費氏之學與而
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說益滋易之微言
隱矣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其嘗用是學易
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說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
其兆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

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
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
藏與易之詩易之書易之春秋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
能不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為信法言曰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闕之邠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
於孟子夫孟楊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
非一日也李劉亦來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後
之視今又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已於
疑信尤當慎擇也然某於雄昔嘗疑之重蒙誨諭繼今
當力求之以補前過未由展晤一快蔽蒙東望徒增倦
耳

五

惡詩非敢自附于賢者之作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强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肖徒有大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恐聞者以為失言使老拙者重為世所訕笑繼此幸削去至懇

請媒書

言念聿猷沉寂族系單微自知分止於窮閭何意仰希於高援然以第幾男某行當弱冠宜有室家伏聞某人小娘子令德中純婉容外淑欲求姻好莫有寅緣敢憑君子之重言伸以達鄙心之至願

婚書

言念布策兆龜既符於有處奠鴈納吉尚慙於弗堪恭聽嗣音辱惠嘉命懋承先典用伸五兩之儀祇奉腆辭求合二姓之好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書三

荅胡康侯書

辱疏示所疑非公較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得吾
康侯也幸甚以其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盡所
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言而非
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
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
思斲於意誠心正遠矣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執中
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

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烏能執之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之物

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權其分之輕重無殊分之差則精矣夫為仁由己尔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軀之當自知爾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結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擾苗者也曲孰甚焉某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適會同官黎君到而來僕立候會卒奉荅不逮意幸亮之

其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
聞孟子曰鶴鳴而起莘莘為善舜之徒也莘莘為利跖
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之間故
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為舜亦曰擇
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潛心乎文王
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一當
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
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非真知之為能以是稱
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所以謂當其可而已矣夫參
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

若夫使僂激厲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沒聖學失傳
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
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
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
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
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
末矣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
蓋聖人以其身為天下法故言之亨如此顏淵未至乎
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
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
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

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尔聞父王作
興則曰盍歸乎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幣聘
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何
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子不
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幣乎孔子之時去柳
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篠楚狂之徒皆不知進者
也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効安在孟子曰聞伯夷之
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
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為進退明矣然其風
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為百世之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
與不褻矣此君子所以不由也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

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雖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
則子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
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
無質而遂奔之乎則人之有類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
誅乃所以切責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
其終身也後之所進者多矣噉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
為政於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
為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皆變矣與王良乘
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說遇一朝
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說遇
也說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會西差比管仲正

類是歟朋交道喪久矣切嗟之蓋昏徒所當勉也鄙意
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三

示翰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某竊謂
古之善後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禮勿
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修身慎行者無遺
力矣持之奈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約而易守
也不塞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輒發矣不可
不知也春秋義探賾精到恨不及見全書也玩味欽嘆
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史治之諸侯不
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秋之時諸侯不德

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役之兵已至其境失政
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也記言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謂
三代盛時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若湯誓秦誓之類蓋湯武之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
恐不引以為證更思之如何

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
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尔如西銘一
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
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
造其藩籬況它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

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孝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公之篤志好孝而每蒙謙虛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其愚也惟亮之

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諱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離之詩曰克昌厥後

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實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詩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父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則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其故未敢輕議其說家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

所能窺其闡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
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
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三代
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為
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管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
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
為冬至其辰為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
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
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為正
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
聖人不為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墮

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墮霜乃其時也不足為
火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
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
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
異稟卒能自按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者之
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
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
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
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與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

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也然則志學非難
知所以學為難其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為思
得朋游共學左右提掖覩獲一游某藩乃今得康侯蓋
知衰老之有望也

八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
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
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
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見與可以
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快脫藁即附去以求參訂也
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成書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

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

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多
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如日錄字說亦有少論著
然此事不易為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書更俟
審詳脫稿即繕寫附去也

九

承諭及江西宣諭使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撓但未
見惠澤及民汚吏革面者盜賊得韓申二將平之今已
無事故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嘗作過者死亡略盡自此
可無盜賊之虞矣近見報襄陽鎮撫檄諸郡領兵收復
中都參捷洋州亦有報殺獲金寇千餘人所至有捷報

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和卿平生相知第鄙文不
足以發盛美為愧耳浙中數事與初授恩命皆某親聞
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更易如宗室養他人
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他人子則宗祧亂矣其
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
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為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
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公更問其詳為增損之乃善伊
川先生語錄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錄成帙
今皆失之羅冲素攜有一本今冲素已死已其婿尋之
未到近宣幹俞子才云有本甚多計到浙中便付來

十

便中辱賜教伏審迹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其衰
朽杜門粗適閑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西鄰
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恟恟不能治安
也昨日又聞建安有小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
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
然不以為慮也世事如此奈何奈何示諭湖湘州縣皆
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
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
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
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
解惟冀為道保重副此頌祝

語錄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有異
問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也俟
書成即納去某近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矣慶方
就俟脫藁當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後學也魯吉甫頃
在維揚亦嘗相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其如此於
士大夫間豈易得哉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固所幸願
也

答學者書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商
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
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

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曰時而已皆非有
心迹之異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
中之義自先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
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
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
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亦
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
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
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

惘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為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毋誠意是偽也武王之克商纘文王之緒而已故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雖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豈不自以為功歸諸文王而已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王之德正謂是歟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於義因非一事橫渠水滸之說與釋氏輪回之說異其詳具於

荅呂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當自見之非言論所及也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皎在中宗時遭嗣號王邕等鞠問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位浸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為冤源乾曜不能正為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竊謂如宋璟之論柳損之足矣直之為義必有事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直為氣本也得夫直矣養

此可也則養直而已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更深思之養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為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為體不可謂有一仁字便謂仁之體見則論語之言仁處多矣以空為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顏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養空學者亦未易到也

二

辱問所疑蓋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為中庸與舜顏皆是也若用中達中皆施於民者與所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蓋有能則有為之者為

之則與道矣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見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下察古人引詩皆斷
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以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為諸侯之孝亦猶是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
萬物而無不在故也回人立侯匆匆辭不逮意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樂尤用為慰范元
長某所聞其賢又矣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呂
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亦頗為道區區
嚮往之意

荅呂秀才書

辱問以所疑非流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子自
擇焉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
其本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惟聖人
與天同德者為能誠焉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
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
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而君
子有不仁焉則忠而未仁亦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
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者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
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
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

方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
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邇邇信暴慢而已非其至
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
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
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
者所及也吾子其審思之以為何如或未中理無惜疏
示

答呂居仁書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也
然其間與鄙意不合者敢不以告揚子湍水之說荀子
杞柳之說也其論極善孟子十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

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為一說明
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
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性相近故以習而相
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暗死若此類是生
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
不頌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為
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為得橫
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
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之也中庸曰

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大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
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為二
說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
思如此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
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
字為學不可不知也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如
何兩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遠意幸亮之

二

學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學意不可虛辱輒試言
之請自擇焉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

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
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四者各有
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為一也非至於從心所欲
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
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固不可
為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進
學也故卒曰忠恕達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
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然非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
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
情也易傳可以究觀之夫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特發

於言者故於動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來人立候書勿
勿作此

三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下
之至曠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
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為師
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
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
故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由德而反約也彼亦馬用學
為哉其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

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答胡慶梅書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其切
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
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穿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
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穿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穿也而士或蹈
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
如蹈鼎鑊陷穿則人孰為不善耶若夫格物而知至則
自全牛游刃自有餘也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為恐
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龍山先生集卷三
十六
答練質夫書

辱書問以所疑以其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專意不可
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
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致也夫道豈
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
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
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諂使歷
境百允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黃用和書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
作矣又曰是月禫徒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
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深罪之特未為善耳
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
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允二十七月蓋祖鄭氏說也是
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大率今之士人皆以垂脚僕
頭為居喪之服若用此悉與未經祥禫者無異若慘中
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昔至完居喪問蘇子
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着公服耳至完用之考之古義
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之二十七月之喪著在甲令釋
服從古律有明文欲髣髴古既祥為之恐不可也衣冠

復常純用吉服則禫制未終無以為別竊謂衫用皂以布為之可也更請裁釋

答張子韶書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為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為賀
衰晚社門却掃不閑往來之便故久而未能也辱書勤
勤益認歲寒之意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
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太之氣不為
得喪回屈不能為也三復欽嘆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
不日當有異用必不又淹于外然復之時群陰在上而
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能勝小入眾而居
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

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
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
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其道一也故剝之彖曰順而
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罪則
知所以治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
至於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
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
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况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
動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竊聞
左右已有側目者其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
及之欲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範書

其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
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
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經越
四明欲棄梓為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其竊觀
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
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為根本雖敗軍
亡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
也君車駕駐蹕關中則僻在海隅中原路斷矣而今建
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為應援萬一饋
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虞也其竊謂隆祐在虔而

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為根本也任肅寇之青非公其
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荆南
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為應援也
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
合則威折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折也樞密張
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為一處兵
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支為今之計莫
若召還蜀兵徵韓劉二將協力收建康為急

與秦丞相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竊記近世名儒自安定而下
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發六

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與旨爛
如日星以為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於此斯文
之幸也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為凶寇棄毀
略盡家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某自還家昔之
齋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親書冊溫尋舊學
聊用自適耳方欲綴集散亡以待後學稍有叙當繕寫
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希照亮

